

刊新作劇

茶墅小品

吳秋山著

北新書局印行

創 作 新 刊

茶 墅 小 品

吳 秋 山 著

一九三七年四月付排
一九三七年六月出版



茶墅小品 實售三角

著者 吳秋山

發行人 李志雲

出版者 北新書局

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
電報掛號一一六三號 北新書局

分發行所 北新書局

南京開封武漢溫州
北平濟南貴陽長沙
廣州西安重慶廈門
杭州成都雲南汕頭

謝 序

從前讀日本俳人荻原井泉水氏的花鳥小品，甚爲愛好。最近得讀秋山的「茶壺小品」，不期在國內也有和荻原的風格類似的作家，如得一大發現，令人欣慰。

秋山的小品文，靜雅沖淡如其爲人，對平凡的事物，觀察得很精細。集中所蒐稻香村、西湖的蓴菜、蟋蟀、荔枝、鱒魚諸篇，題材極平凡，人人能寫，但別人寫來，不是膚淺，就是酸俗。秋山的文學修養甚爲湛深，他的文筆，近於「風流」一類，讀了令人俗氣全消，如

看雨後的新綠，感覺愉快。我個人的感想如此，讀者諒有同感吧！

二十六年四月十七日，謝六逸。

自序

十幾年來陸續續續寫點小文，大抵是對於日常生活有點感觸，便托于即興之筆寫下來的。既不是什麼堂皇的論文，也不是什麼偉大的創作，只是一些平淡無奇的小品而已。廚川白村在出了象牙之塔裏談及 *Essay*，其中有云：

「如果是冬天，便坐在暖爐旁邊的安樂椅子上，倘在夏天，則披浴衣，啜苦茗，隨隨便便，和好友任心閒話，將這些話照樣地移在紙上的東西，就是 *Essay*。興之所至，也說些以不至于頭痛爲度的道理

罷。也有冷嘲，也有警句罷。既有Humor（滑稽），也有Pathos（感憤）。所談的題目，天下國家的大事不待言，還有市井的瑣事，書籍的批評，相識者的消息，以及自己過去的追懷，想到什麼就縱談什麼，而託于即興之筆者，是這一類的文章。」這一段話，可以借來說明我的文章的性質，雖然我的文章未能做到完美的地步。

像這一類的小品文字，我原寫得頗多，不過因為平時不加保存，以致原稿散佚的也復不少。這在我當然是自以為敝帚不足珍的。可是，現在因為朋友們的慫恿，并且自己感到目前生活的忙碌，暫時怕再沒有寫作的機會，所以蒐集了二十餘篇，編成一集——其中大部份是曾經在雜誌和報章上發表過的，有些却是新從舊書篋裏搜獲的原

稿。現在把他印行，在自己方面可以作一個結束；同時讓讀者於讀罷巨著之餘，換換口味，看點輕鬆的小品，正如飽餐大菜之後，喫點清茶一樣。

至於本書的命名，也即此意，因為我的室名叫「茶墅」，而這裏所收集的文章都是「小品」，故名之曰茶墅小品。意謂相識的或不相識的朋友們，看到這本小冊子的時候，猶如在小墅品茶，聽我閒話也。

本書承六逸師做序，并蒙他與李小峯趙景深諸先生的匡助，得以出版。對於他們，我是非常感激的，就在這裏謹致深深的謝意。

二十六年四月二十日，吳秋山，于上海。

目次

謝序	
自序	
春晨	一
談茶	五
稻香村	一三
社戲	一六
荔枝	二三

鱖魚·····	四
西湖的蓴菜·····	四
故鄉的端午·····	五
消夏散記·····	六
小吳軒·····	六
燕園·····	七
筍莊·····	七
秋宵聽雨·····	八
水邨的午後·····	八
看雲·····	九

目次

蟋蟀·····	103
寒夜·····	115
雪與柳絮·····	123
深夜的叫賣聲·····	130
船家·····	131
萍池·····	135
蜜蜂·····	137
戰後的滬北·····	141

春 晨

昨宵喝點兒酒，陶然地臥聽着樓外瀟瀟的風雨聲，約有好幾個鐘頭，心頭頗感愉快。到了午夜時分，方於不知不覺之間昏昏睡去了。

今朝醒來，宿雨不知在什麼時候已經放晴？在眼前的，却是滿窗紅日，遲遲地帶來了闌珊的春意。酒意似已消了，然而春寒料峭，懶得爬起身來，只好溫存在被窩裏，閉着眼睛，回味昨宵的清夢。這時候，樓中可很寂寞，沒有什麼喧囂的聲音。枕上朦朧間，僅聞簷頭聒樹聲一片，和幾聲從深巷傳來的斷續的賣花清韻，合奏着一片悅

耳的春曲而已。

仔細傾聽，這鳥聲，既不是夜鶯的婉轉，也不是黃鸝的清唱，更不是杜鵑鷓鴣之類的鳴聲，而是我們時常看到的麻雀底瑣語。它雖然唱不出美妙的歌聲，然在那「啾啾，啾啾」的繁碎聲中，也儘能含一些春氣。在這晴煦的春晨，閒靜地躺在床上盡量聽之，却有一種不可言喻的妙趣；何況還有幾縷「賣杏花……杏花……」的女郎的清脆的聲音呢，那當然是更會使你的心情益覺輕鬆了。

惺忪的睡意是已全醒了。側着身，望望玻璃窗外的景色，因為高臥樓中的緣故，外間的景物多被隔闕，所看到的唯有隣家幾片紅瓦，與聳出屋頂的兩枝電桿，以及幾條齊列着的電綫而已。雀兒就在那屋

瓦上不住地飛舞跳躍，有時飛去停息在電綫上，這彷彿是一頁樂譜似的。可不是嗎？那電綫真如五線譜，雀兒直像譜上的音樞，而那背後的罩着白雲的天空，就宛似印着這樂譜的白紙呢。而且雀兒的位置時常移動，白雲也時常變幻，又像樂譜一頁一頁的翻過。這却使我迷着了，我自己覺得，我的心絃也隨着這自然的樂譜不停地在彈動着。哦，造物者真是一個偉大的藝術家呵！

這時候，我却不能再靜臥在床上。興奮地爬起身來，着上晨衣，到盥漱間去洗漱之後；便走向靠窗的食棹旁邊坐下，一面吃着早茶，一面朝向窗外眺望，在朝暾朗照之下，毗鄰小園裏的許多緋桃紅杏，都開着鮮紅的花，花瓣上似乎還含留着點點宿雨，映着陽光，灼

灼欲流，越顯得嬌豔可愛。祇因昨夜風雨太狂暴了吧，有些紅英已繽紛地散落在潮濕的泥徑和草地上，好像一片片魚鱗，寂然鋪在那里。小鳥兒時常在樹叢間啁啾着，不知道它們是在這滿孕着春色的園中自鳴得意呢，還是爲着憑弔這無數落花而哀啼？這却令人不禁有些愀然了。

我這樣慢慢地吃完了早茶，本來規定要做的工作，這時也懶得去幹了。只是長坐在那兒，吸着紙煙，靜賞這充滿着音樂以及詩和畫的景色，等閒地消磨這可人的春晨。

談 茶

茶是木本的植物。它的葉是通年常綠而不脫落的，無論是草本橫落的秋天，或者是風雪嚴寒的冬日，它也依然是那樣，沒有什麼改變。它的莖是從泥土裏散出地上，沒有主副的分別，所以它是屬於常綠灌木 *Ever Greens Shrub*。每到秋天，便開着白色的花，花梗很短，夾生在葉腋之下，花冠分爲五片，雄蕊很多，但雌蕊只有一個，子房分爲三室，每室的裏面，都含有兩粒胚珠。花形很像白薔薇，清麗可愛。花謝之後，便結成三角形的木質果實。這和別的水果

不同，是不可以摘來生吃的。它的葉很像梔子，爲橢圓形，邊緣生有鋸齒，尖端很是鋒銳。味兒清芬，可以採來製乾，烹作飲材，很能止渴生津，是一種衛生的飲品。

茶的產量很多，在我國江淮以南諸省都有出產，印度、日本等處也有移植，所以很是普遍。它的別名也不少，據陸羽茶經云：「一曰茶，二曰檟，三曰蔎，四曰茗，五曰荈。」這都是指採取的早晚而言的。它的種類不一，製法也異，然大別可以分爲紅茶與綠茶兩種。大概如印度的紅茶，福建的武夷茶、安溪茶，和安徽的祁門茶、普洱茶等，都是屬於紅茶。而浙江的龍井茶，與安徽的松蘿茶等，則是屬於綠茶。但這不過是顏色上的區別，其實味道各自不同，而各有其妙